

明清小說研究

谷和尙倒拔垂楊柳

第6輯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明清小说研究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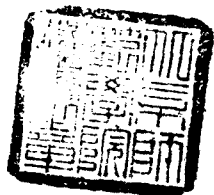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编

7C45/21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9349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139349

明清小说研究（第六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75印张 405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3270册

ISBN 7-5059-0067-6/I·40

（统一书号：10355·1067） 定价：3.25元

编 者 的 话

本辑编稿时，正值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发表。这不仅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明清小说研究的目的性及其意义，而且必将有力地推动学术研究领域的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使明清小说研究获得进一步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本辑发表的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概探》一文，对明清时期人情小说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了初步概述。挂一漏万，在所不免；意在提倡，故特作推荐。人情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作品众多，成就显著，影响深远，但也情况复杂，问题不少，需要进行认真的探讨和总结。类似人情小说这样的重要小说流派，尚有历史演义、神怪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等等。我们期望今后能继续发表这种对某一流派从各个不同角度作综合探讨并具有一定深度的文章。此外，顾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

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一文，就《玉梨魂》和《玉娇梨》的比较分析，从一个甚有新意的特定角度，对人情小说作了探讨，值得一读。

李渔是清代的著名作家，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在明清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容轻视的地位。李汝珍也是清代的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镜花缘》，在明清小说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但对李渔的短篇小说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多年来却不被重视，评价过低，研究甚少，这是不公正的。本辑特辟“李渔研究”和“《镜花缘》和李汝珍研究”两栏，共选编了六篇文章，予以介绍。“《镜花缘》和李汝珍研究”专栏文章选自在连云港召开的全国首届《镜花缘》学术讨论会论文；并同时发表“综述”一文，对该次讨论会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作了介绍，供读者参考。

文言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丛书将经常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来进行探讨。本辑发表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传奇性》一文，是对文言小说的特点之一传奇性作了综合论述；其它三文则分别介绍了过去较少评论的有关作家和作品。

本辑还新辟有“短论和随笔”专栏。今后将根据来稿情况经常编发。凡对明清小说或明清小说研究工作方面确有一得之见和言之成理的文字，虽为大胆假设，或属怪论奇谈，均所欢迎；但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者敬谢。

同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刊也欢迎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本辑发表的欧阳健《论〈水浒〉主题研究的多元融合》、谢波《严监生吝啬鬼形象质疑》、陈美林《吴敬梓的父亲究竟是谁》、陈潜之《金圣叹与“哭庙案”考辨》、陈小华《从梅本〈水浒〉引出的风波谈起》等文章，就体现了上述意图。讨

论和争论既要敢于摆出不同观点，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但又要十分注意以理服人，切忌使用偏激的语言。这样，通过讨论和争论，以文会友，加强团结，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从而为开创明清小说研究的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是一项巨大的科研工程，它的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充分继承前人的成果而又能超越前人。本辑发表的张守谦的《通俗小说提要知见录》，恰为我们勾画出了前人辛勤探索的足迹；而张颖、陈述的《明清章回小说书目急需重编》则对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一最权威的著作进行了历史的评价，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书目”在学术上的不足和失误。这些，对于开展“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本辑还选刊了十六篇提要，其中包括明代四大奇书即：《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的提要。几大名著提要的质量如何，是衡量“总目提要”学术水平的标尺之一，恳请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指出批评，以使臻于完善。

《明清小说研究》 第六辑

目 录

编者的话

· 综 论 ·

明清人情小说概探……………方正耀(1)

· 《水浒》和施耐庵研究 ·

论《水浒》主题研究的多元融合……………欧阳健(19)

——兼评李庆西《〈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

“吴兴绵世泽 楚水封明裡”……………喻 衡(38)

——论白驹施氏(耐庵)宗祠门联的史料价值

施耐庵在张家港的行迹及传说

……………包文灿(执笔) 潘公航(47)

一份意义特别重大的“报告”……………何 睫(62)

——读徐放《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

· 《西游记》和吴承恩研究 ·

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方 胜(70)

——论《西游记》的讽刺性

吴承恩生平二事考……………刘怀玉(86)

· 李渔研究 ·

- 浅谈李渔和他的短篇小说……………张涤云(101)
- 李渔小说的版本及其流传
——以《无声戏》为中心
……………(日)伊藤漱平著 胡天民摘译(120)

· 《红楼梦》研究 ·

- 文采风流今尚存……………冯子礼(137)
- 从美的角度审视大观园文化

· 《儒林外史》研究 ·

- 严监生吝啬鬼形象质疑……………谢 波(155)

· 文言笔记小说研究 ·

- 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传奇性
……………梁 勇 周 穷 吴 敏(167)
- 顾元庆研究……………钟来因 朱亚平(183)
- 《影梅庵忆语》试探……………顾 启 姜光斗(205)
- 兼谈它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
- 清人笔记四种……………蔡国梁(215)

· 《镜花缘》和李汝珍研究 ·

- 《镜花缘》理想境界浅议……………凌 石(223)
- 《镜花缘公案辨疑》补说……………孙佳讯(229)
- 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李时人(237)
- 郑振铎与《镜花缘》研究……………余克超 张传藻(243)

首届《镜花缘》学术讨论会综述……………王同书(250)

· 才子佳人小说研究 ·

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顾 越(261)

——《玉梨魂》与《玉娇梨》比较之一

· 晚清小说研究 ·

论晚清小说的情节结构

……………(捷)米伦娜·维林奇罗瓦著

赵鑫虎摘译 郭世绪校(276)

郭友松与《玄空经》……………张源潜(296)

· 小说理论和小说理论家研究 ·

明清小说理论家论小说鉴赏……………田 来(304)

论李贽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白 坚(320)

金圣叹与“哭庙案”考辨……………陈潜之(336)

论毛宗岗的军事美学思想……………霍雨佳(349)

· 文学理论问题探讨 ·

试论文学本质……………刘 冬(365)

· 短论和随笔 ·

吃饽·偷酒·学徒……………伊永文(383)

明清小说短话二则……………王希杰(387)

谈《续孽海花》中的龚樵孙……………翁宗庆(390)

从梅本《水浒》引出的风波谈起……………陈小华(393)

电脑和明清小说研究……………陈 辽(398)

——从《红楼梦》数据库系统研制成功谈起

· 书刊评介 ·

拓荒者的花束……………史 平(405)

——读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

评《三国演义学刊》第一、二辑……………昆 华 贵 晨(414)

打开《水浒》研究之门的钥匙……………邓韶玉(422)

——《水浒传书录》漫评

吴敬梓的父亲究竟是谁……………陈美林(426)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编辑说明……………朱一玄(449)

· 中国通俗小说提要 ·

提要选刊：……………(452)

- | | | |
|------------|-----------|----------|
| 1.《水浒传》 | 2.《三国志演义》 | 3.《西游记》 |
| 4.《金瓶梅词话》 | 5.《警悟钟》 | 6.《说唐后传》 |
| 7.《天豹图》 | 8.《玉蟾记》 | 9.《青史演义》 |
| 10.《胡雪岩外传》 | 11.《黄绣球》 | 12.《花神梦》 |
| 13.《中国新女豪》 | 14.《剖心记》 | 15.《五日缘》 |
| 16.《商界现形记》 | | |

通俗小说提要知见录……………张守谦(510)

明清章回小说书目急需重编……………张 颖 陈 速(539)

——开拓明清章回小说研究新局面断想之一

明清人情小说概探

方正耀

所谓明清人情小说，即指明清时代以家庭生活、爱情婚姻为题材，反映现实社会的中长篇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颇具规模的一大流派。

一

将人情小说作为流派研究，较为清晰地勾勒流派的概貌，无疑是鲁迅的创举。早在《小说史大略》中，鲁迅就已独辟“明之人情小说”一章，探讨“佳话”滋生的原因及命名“人情”的缘由。尔后论者纷纷，多立异名，诸如“世情”、“言情”、“风情”、“艳情”等等不一。这些命名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流派的某些特点，但从小说发展角度考察，命名“人情”似更符合流派特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大略》这方面的论述作了修改，指出：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显然，命名人情小说是与风行一世的神魔小说相对而言，依据

的是这一流派记人事、不甚言灵怪的题材特点。人情小说通过描写家庭盛衰、情侣悲欢离合来反映社会；家庭婚姻和社会世态描写两者融合，成了这一流派作品内容构成的特点，假如不从题材演变角度考察，光讲内容，那么，命名“世情”或“言情”都只偏向一面。因为，就“世情”来说，并非人情小说独具，讽刺小说、谴责小说都以反映世态为己任，而人情小说与之区别的特点，恰恰在于家庭婚姻题材；就“言情”而言，会使人误会仅仅是描写爱情而忽略它的世态描写，不足以概括流派的特点，尤其是与专写缠绵之情的“狭邪”作品难分界线。

命名“人情”，不但切合转变了的题材特点，而且与这一流派的创作主张亦相吻合。尽管对于人情派许多作家，我们甚至连真实姓名也还有待考实，况且他们原本无意组织一体，当然也就谈不上提出具体的纲领或明确的创作主张。不过，他们创作有意师承，自然而然地相继影响；而序跋作者的一些观点，基本上体现了小说作者的创作思想，况且有些序者就是作家本人。因之，从作品和留存的序跋中，我们不难看到，在申明创作动机和强调创作意旨时，他们的主张虽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大体上颇为相近，概括起来有这样三个方面：其一，主张写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抒发感慨。他们认为创作小说不是舞文弄墨、心血来潮所致，“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①，奋笔须写出胸中块垒、新愁旧恨，所谓“无意撩人，有心嘲世”^②，“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③。当然，抒发感慨，并非编造故事图解自己的观点，而是基于现实生活，描写自己观察所得的人和事。张竹坡说：“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④。西周生自云：《醒世姻缘传》“其事有据，其人可

征”，“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⑤。曹雪芹也说：“追踪蹊迹”，将亲身经历之事“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⑥。这都说明人情派作家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能够正对现实，关注人生，转从所处社会去汲取创作素材。因此，这一流派的小说题材发生了变化，创作方法也有意无意地转向了写实。

其二，强调作家创作必须以反映世态、针砭社会为己任。他们觉得以往演义小说、神魔小说描写遥远的历史人物或虚幻的神魔鬼怪，无法显现现实社会关系，展示生活中人们的面貌，因而主张小说家必须“举凡缺陷世界，不平之事，遗憾之情，发为奇文”^⑦。因为在这黑暗时代，“世事无端，人情莫测”，创作则“不得不因其所至，而尽其所至之妍媸”^⑧。所以，作家无须假借古人之幽灵，或藉神魔之影射，而应该“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⑨，“点染世态人情，如澄水鉴形，丝毫无遁”^⑩。藉小说人物以“描画世之大净”、“世之小丑”、“世之丑婆、净婆”^⑪，或整体展现，或取其一二刻画描摹，穷极境象，以显针世砭俗之意。如此，小说的思想内容也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

其三，小说创作必须注意刻画人的真实感情，即所谓“情之所触，动人实深”^⑫。因为演义小说“顾个中有慷慨足惊里耳，而不必谱于情”，神魔小说“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⑬，它们虽然也能吸引读者，但终因远离常情常理而难以使人信服。人情派作家开始认识到，“喜怒哀乐，人心之情”，表现这种感情，“不独千古同情，天地人心所不可死之性理也”，而小说的艺术魅力，主要在此，“小道可观，职此故耳”^⑭。因而他们主张“极人情诡变，天道渺微，从巧心慧舌，笔笔钩出”^⑮。无论淡似秋云之薄情，或生离死别之深情，不管是片时结合一念之幽情，或是天长地久绵绵之真情，

都须描写细致，揭露淋漓，“欲其详，欲其明，欲其婉转可思”，使读者“如临其事”，“歌舞感激，悲恨笑忿错出”^⑩。人情派的创作实践证明，作家基本上履行了这些创作主张，他们的作品也是以描摹人情之详，刻画人情之细而显示其创作特色的。

因此，以“人情”命名，正揭示了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

人情小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末兴起的拟话本，相当一部分亦属“人情”范围，但它们均是短篇体制。形成流派的中长篇人情小说，当滥觞于《金瓶梅词话》，而张势于明末清初的“佳话”。不少文学史和文章都把“佳话”独立一派，以示与“世情书”的区别。这只是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不同罢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佳话”属于人情派。“佳话”既不钩沉史事秘闻，也不臆造虚无缥缈的神异鬼怪，描写家庭生活、爱情婚姻，反映时代生活，显然是其题材的主要特点。纵然它们展开的生活画面远不及《红楼梦》宽广，抨击社会的力度、深度不如《金瓶梅》，但揭露时弊、刻画世态，仍属小说内容的重要部分，并且也是作家努力追求的目的，而注重描摹人情，企图以艺术笔触打开人的情感世界，无疑是他们创作的出发点。从人情派的发展来看，“佳话”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尽管是学步《金瓶梅》的“异流”，但它们毕竟是承其而来，有着相似的特点，也有自身形成的新特点，从而对后继者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后人吸取其积极因素发扬光大的一面，诸如进步的妇女观、恋爱观、婚姻观等思想资料和感情刻画细腻、风格清新等艺术养料，又表现在剔除其消极因素引以为鉴的一面，如曹雪芹对“佳话”的批评。因此，“佳话”是人情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红楼梦》是人情派的顶峰之作，而《红楼梦》续书和狭

邪小说尽管也能各成一派，但它们表面模仿《红楼梦》笔法而实际不离“佳话”格套的特点，都说明仍属人情派范围，只不过已入末流了。

人情小说作为一大流派，并不是封闭的体系，它在发展中有着许多连贯性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必然会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既不能因其有阶段特点而否定流派的存在，也不能专注相同因素而忽视阶段性的差异，而应该努力把握其各阶段作品中最富有特性的艺术要素，从中找出“相通的特点的某种总和”^{①7}。

二

随着时代的变更和社会的发展，人情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地出现新的特点。据此，大致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明末发轫时期、清初发展时期、清中叶高潮时期、清末衰落时期。

明末，经济上萌发资本主义幼芽，市民队伍壮大，社会风气趋糜，人们审美要求有了改变，于是《金瓶梅》、《玉娇李》、《吴江雪》、《鼓掌绝尘》等一批人情小说登上舞台，其中以《金瓶梅词话》为嚆矢，揭开了人情派开演的帷幕。

人情小说一登上文坛，便以创作题材的现实性而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当时，反映朝代兴衰更替的历史演义和表现英雄戎马倥偬的英雄传奇，都以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军事生涯为题材。而一度风靡的神魔小说或假历史实事为由，另辟想象天地；或以民间传说为本，百倍虚化张扬。这些流派的通病在于缺乏创作时的时代气息，并失去了各自奠基作思想内容的积极意义，艺术上更是粗制滥作，勃兴的市民阶层对此已经倦厌厌

闻，而尤为关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人情派作家顺应了读者的审美要求，转移创作观点，改变取材方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以无所不有”^⑧，使小说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小说世界里，蛮横强霸的地痞、吮痂舐痔的帮闲、遭蹂躏被扭曲的妇女，以及道姑僧尼等三教九流的现实人物，取代了超凡入圣的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活动场所，不再是刀光剑影的疆场或云海之际，而在读者习以为常的花园池塘、厅堂闺阁、茶楼酒室。人物事迹，已不同于王国辅君、呼啸聚义、异教争斗，而是生子加官、吟诗寄情、争宠偷欢、牟利发迹。《金瓶梅》等作品展现的日常生活图画，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人们从中看到自己周围的世界，从具有高度清晰性、现实性的生活个体现象中，认识了所处社会的面貌。

发轫时期的人情小说，开创了通过个人、家庭与社会联系，反映社会的写实方式。演义小说、英雄传奇以整个社会为小说舞台，帝王官吏、将帅士卒纷纷登台，环境从皇宫军营、官府衙门迨及葭屋，无处不有。开卷寄身于淮南破庙、放牛谋生的明太祖，而在南京定都一统天下中闭卷（《英烈传》）；始于杨坚号隋而终至唐玄宗驾崩（《隋唐演义》）。短则一生，长则几代，使作品成为历史的形象画卷。人情小说始以家庭环境为小说舞台，整个社会则如戏剧舞台背景一样浓缩在舞台周围，与舞台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金瓶梅》中，我们虽然看不到隋炀帝之类的荒淫、唐玄宗之类的奢侈，而于西门庆淫滥兽行中完全可以得知明武宗、世宗乃至神宗的荒淫无耻，尽管没有直接看到高俅发迹、蔡京跋扈，却于西门庆发家、贪贿枉法中洞悉那一社会官僚制度的腐败和权臣恶霸沉湎一气、狼狈为奸的伎俩。至于边塞战乱、社会动荡、奸佞不法等等社会实情，都能在《吴江雪》、《鼓掌绝尘》等作品所描写的一对对情侣

悲欢离合的遭遇中，窥一斑而知全貌。

写实方式的转变，使人情小说表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时代性。假如仅以整个社会作为认识对象，《三国演义》、《水浒传》揭示封建社会罪恶本质无疑十分深刻，然而人们很难发现作家成书时代的社会内容。尽管我们能够推断这些作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能理解作者对现实不满、借历史亡灵以泄胸中愤慨的创作动机，可是小说形象并没有直接告诉读者作家所处时代的面貌。与之相较，人情小说的时代性更强。固然不少作品假托前朝，杂糅历史真实人名，但创作时代的世态人情、社会风尚宛然若现。《金瓶梅》中蔡京、黄太尉、宋御史、蔡状元等一批官僚，甘与暴发户商人为朋，一次又一次地受贿或巧妙地勒索；而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78回），名、利、淫三者构成其一生追求的全部内容：由“淫”敛财，转手获利，以“利”钻营，得官求名。这官商合流，并非北宋末期的社会特征，倒恰恰是在封建经济土壤上萌发资本主义幼芽的明末社会特点。尤其是晚明思想家宣传肯定人情、私利和情欲，《金瓶梅》等人情小说则由此表现了因私利世风而加深的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描写人人都为私利奋斗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阶级为己“私利”而夺天下人之“私利”的罪恶；敢于描写男女真情，而对统治阶级绝众人之欲、满足一己兽欲的行为进行了抨击。当然，思想家的局限——从自然人性出发肯定人的动物机能，“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①，也导致小说家走向了反道德主义的极端，公然描写无需任何道德约束的纵淫行为。明末人情小说因此而留下不可原有的严重弊病。

《金瓶梅》以其冷酷的写实态度，敢于直面人生的批判精